

绚丽却又残酷：《洛丽塔》的爱情反讽

□ 张小平(厦门大学外文学院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关键词: 纳博科夫 《洛丽塔》 爱情反讽

摘要: 50余年来, 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自出版后就引起众多读者和评论者的极大关注。人们对它的评释众说纷纭。基于文本分析, 本文认为该作品是对爱情的反讽。在纳博科夫笔下爱情就如蝴蝶一样, 绚丽而又魅惑, 但真相却残酷而又苍白。在审美的狂喜背后, 同样是讽刺和戏仿, 直面人生, 颇具建设性。

经典小说《洛丽塔》英文版成书于1954年, 起初被视为淫秽、乱伦和不道德而遭遇出版危机, 后经巴黎一家以色情读物出版著称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后, 仍被多国(法、英、美)“封杀”。直到1958年8月, 《洛丽塔》由美国普特南书局出版, 很快登上了全美畅销书榜首, 又“被英国编入二战以来影响世界的100部书”^①(扉页)。现在“洛丽塔63岁了”^②, 然而读者对她的热情不减, 她依然在读者心中掀起波澜, 引发强烈的震撼。《洛丽塔》的创作风格诡谲多变, 小说中蛛网似的布满戏仿、反讽、暗指、反体裁的后现代特征, 加之作者生活(俄、美、瑞士)的多重时空维度与书写方式(俄、英、法语创作), 复杂而又奇特的文学艺术观点, 使纳博科夫声名鹊起, 成为20世纪英美文坛堪与乔伊斯齐名的大家之一。

《洛丽塔》, 一部“爱情”小说, 演绎了一个男人美丽、精致却又残酷、绝望的悲情罗曼史。在纳博科夫的笔下, 爱情是个悖论, 绚丽和残酷, 犹如一只魅惑的蝴蝶, 穿越时间记忆的长河, 在想象和幻象中翩翩起舞, 秀出多姿的“彩色纹理”, 一旦触到现实, 便成了“美丽发亮的绿苍蝇”, 让人不得不震惊于真相的残酷。纳博科夫说: “文学, 真正的文学……应该掰成一小块一小块——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她那可爱的味道, 放进嘴里细细咀嚼, 也只有在此时, 她那稀有的香味才会让你真正有价值地品尝到。”^③我们也只有细细地品读《洛丽塔》, 方可体验她的“真味”。拨开萦绕在《洛丽塔》的那层“爱”的迷雾, 透过“呢喃或者呓语”的文字, 直抵爱情真相的绝望和苍白。

一、爱情的表象: 绚丽而又魅惑

爱情, 总以她浪漫的美丽让人魂牵梦萦, 但也因其魅惑令人痛苦, 甚至付出生命。《洛丽塔》的主题是爱情, “《洛丽塔》不是关于性, 而是关于爱情, 即使它的每一页都有清楚的痕迹或某种明显的性感描写”^④。而近年来的小说中很少看到情人对自己心爱的人

倾注如此强烈持久的柔情。”^⑤那么, 亨波特和洛丽塔之间的旷世奇恋是不是至真至纯的爱情?

洛丽塔, 我的生命之光, 我的欲念之火。我的罪恶, 我的灵魂。洛—丽—塔: 舌尖向上, 分三步, 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。洛。丽。塔。在早晨, 她就是洛, 普普通通的洛, 穿一只袜子, 身高四尺十英寸。穿上宽松裤时, 她是洛拉。在学校里她是多丽。正式签名时, 她是多洛蕾丝。可在我的怀里, 她永远是洛丽塔。

亨波特对“爱”的自白迎面扑来, 炽热的爱情, 诗样的语言, 与灵魂和生命相伴。

少年亨波特与美少女安娜贝尔两情相悦, 小美女却不幸死于伤寒。对初恋情人的美好记忆没有随着美人的早逝而渐渐淡忘, 他的记忆仿佛永远定格在少年时代, “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, 成为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。”受伤的他, 虽然成人后有过一次不幸的短婚, 与多个妓女有过性体验, 但他却病态地迷恋“9岁到14岁年龄限内的一些少女”, “山林女神般的……小生命, 命名她们为‘小仙女’”。

告别欧洲“苍白碎片似的”年轻的日子, 亨波特来到美国, “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高大树木的国度”。在这里, 他幸运地邂逅了一生为之癫狂的洛丽塔。与安娜贝尔“同样的少女, 同样蜂蜜一样的甜肩, 同样像绸子一样柔嫩的背, 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”。这勾起了亨波特隐藏已久的情欲, “一刹那的那种战栗、那种动了感情的碰撞”, 使得他“打起成人的伪装”, 把她和他“死去的爱人——一对比”, 从此便刻骨铭心。尽管他对她的发现“乃是在扭曲的过去里建筑的那座‘海边王国’的致命后果”, 是安娜贝尔的投影而已。

爱情太明亮, 往往模糊人的双眼, 迷惑人的理智。投影必然具备相似性, 但如果是幻象, 就能超越

相似性,带上自欺欺人的假象,显得更真实。这移情的真相是残酷的,人们宁愿相信幻象。“事实上,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。”爱的对象缺失,虚幻和妄想撑起亨波特爱情的大厦,他拷问内心:“我疯狂占有的不是她,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,另一个幻想的洛丽塔,或许比洛丽塔更真实,那幻象又重叠包容了她,在我和她之间浮游,没有欲望,没有感觉,她自己的生命并不存在。”

这拷问回应着纳博科夫对想象力、回忆和时间关系的观点:“想象是记忆的一种形式。”^⑥“意象有赖于联想的力量,而联想受到记忆的启发,并由记忆提供原料。当我们谈到个人生动的记忆之时,我们不是在夸耀记忆力的优越,而是在惊叹记忆女神神秘的先见,把这一要素或那一要素保存起来,供创造性的想象力将它和以后的记忆与虚构结合。在此意义上,记忆和想象都是对时间的否定。”^⑦竭力想摆脱情欲对纯洁爱情的玷污,身陷“唯美”爱情的亨波特依靠回忆、想象和幻想营造幻象,希望能跨越过去,超越未来,留住现在,永远和“小仙女”活在天堂。

“世上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能与爱抚小仙女相比,那种至福至喜绝无仅有,它属于另一种感觉世界。”和洛丽塔“亡命天涯”,住肮脏的汽车旅馆,也能作“如此周到细心的朋友,如此慈爱的父亲,如此优秀的小儿科医生,能照顾到(她)的赤褐色皮肤、赤褐色眼睛、赤褐色头发的小身体的一切需要”。他清楚人生不能追上时间的长河,洛丽塔“不可能永远是洛丽塔,1月1日她就要13岁了,再过差不多两年,她就不再是小仙女了,而会变成‘年轻的女郎’,然后‘女大学生’——失望连着失望”,但他“已经永远地爱上了洛丽塔”。

亨波特企图抓住时间,能如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,日复一日没有終了,机关算尽,滑稽可笑地长期让洛丽塔服用安眠药,拒绝她的成熟,避免时间在美人身上留下岁月的沧桑;用各种借口剥夺洛丽塔的社交,阻碍她成长,甚至按照莎士比亚的第18首十四行诗的做法,记录下他对洛丽塔的爱情,希望洛丽塔能如莎翁笔下的黑女郎那样,永远把美貌留住,活在世人的心中。“我正在想欧洲的野牛和天使,在想颜料持久的秘密,预言家的十四行诗,艺术的避难所。这便是你与我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,我的洛丽塔。”

痴情的亨波特的爱情可笑可耻,但伴着忠诚的品格。当得知洛丽塔被戏剧家奎尔蒂诱骗遗弃,他便千里追凶,枪杀情敌,身陷囹圄,无怨无悔,因为他能够保护洛丽塔。当再次见到已为人妇、憔悴潦倒的洛丽塔时,她“不过是一阵紫罗兰柔软的清香,是小仙女的枯叶……是黄褐色的深谷边缘上的一声回响”,

但他“是多么的热爱(他)的洛丽塔,这个洛丽塔,苍白的、被玷污了的、怀着别人的孩子已显出身孕的洛丽塔,仍然是那灰色的眼睛,仍然是那黑亮的睫毛,仍然是金褐色的皮肤,仍然是卡门西塔,仍然是(他)的洛丽塔。”如童话里的王子一样,他幻想解救心仪的公主于苦难,“从此以后,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”不弃不离。“你的那个丈夫,我希望,会永远待你好,否则,我的鬼魂,会像黑烟,会像一个发狂巨人的鬼魂把他一条一条撕碎。”他的爱如此强烈,让人想到《呼啸山庄》中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的悲情爱恋,疯狂而暴烈。

纳博科夫“用缤纷的色彩把洛丽塔描绘成了一只绚丽多姿的蝴蝶”^⑧。蝴蝶的美在于色彩斑斓的绚丽、柔嫩、轻巧与流动形体。蝴蝶以其美丽的形象,简洁的对称图案和飘逸灵动的风姿,博得了人们的青睐。爱情何尝不是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?纳博科夫把《洛丽塔》的爱情演绎得如同蝴蝶一样,绚丽却魅惑。“蝴蝶作为意象,可以是一种超验的工具”^⑨,作家把爱情的“唯美”叙述当作从“此岸”到“彼岸”的美学关照,亨波特这个“着魔的猎人”便一路追踪着“蝴蝶”,深陷幽谷,不思觉悟。

二、爱情的对象 粗鄙而又媚俗

柏拉图说:“‘爱’是一种对于善的东西,希望持久甚至永恒的占有的欲望,因此表现出一种有死的生物尽可能的求得不死的努力。”^⑩对于渴望“至福至喜”爱情的亨波特来说,12岁“雏菊一样鲜嫩的少女”,“当她那温柔、甜美、笑靥的光辉展示出来时,徘徊在她自己遥远清澈的空间”,就成了永恒的“善”、“疯狂而不朽”的“天堂”。洛丽塔这只美丽的蝴蝶,到底是怎样的“善”姑娘?

小说满是亨波特的“独白”,洛丽塔是缺场的,但是从亨波特的叙述中,读者还是能看到洛丽塔除了具备亨波特喜欢的9到14岁少女的外在特征外,她并非理想的至爱——粗俗、任性、满嘴粗话、不爱读书,在亨波特之前,曾经和一个粗俗的男孩有过性体验。“现代综合教育、少年风尚、篝火晚宴等等已经将她彻底败坏难以挽回。”一个12岁的姑娘,本应是天真纯洁的天使,但面对亨波特的诱惑,“握着一只美丽的伊甸红色苹果”的女孩“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……然后,这厚颜的孩子,极其简捷自然地,把她的腿伸到我的大腿上。”女性参与到罪恶的源头。早熟的洛丽塔在亨波特情欲的进攻下,没有拒绝,反倒顺水推舟,“是她诱惑了我”。

天真和诡计、可爱和粗鄙、蓝色愠怒和玫瑰色欢

笑的结合体,洛丽塔,当她任性时,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乳臭小女孩,我原先对她毫无规律的阵发性厌烦情绪、来势凶猛的腹痛、她四仰八叉、无精打采、眼神迟钝,以及所谓偷懒的样子——是种普遍流行的小丑作态,她知道是很粗野的恶少做派——都毫无准备。从心理上讲,我发现她是一个令人反感、思想古旧的小女孩。热闹的爵士乐、方块舞、甜腻腻的奶油冰淇淋、音乐片、电影海报等等——这些都是她的宠物清单上最为突出的项目。天知道每次吃饭我喂了那华丽的音乐盒多少银币!我耳中仍回响着这些隐形人的鼻音,向她唱着小夜曲,叫什么萨米、乔、迪埃、托尼、佩吉、盖伊,还有帕蒂、雷克斯,这些歌激情饱满,但在我听来却毫无差异,就像她五花八门的糖果给我上颚的感觉一样。她带着天国的忠诚相信《电影之爱》或《银幕天地》里的任何广告和公告……如果一块路标上写道:请参观我们的礼品店——我们必须去参观,必须买它的印度古玩、洋娃娃、铜器、仙人掌糖果。‘廉价首饰和纪念品’之类词汇以其抑扬顿挫的节奏就可以很容易把她弄得神志恍惚。如果什么咖啡店招牌声言‘冰镇饮料’,她就会兴奋起来,尽管所有地方的饮料都是冰镇的。广告就是要奉献她这种人的,理想的消费者,既是各种肮脏广告的主体,又是其客体。

洛丽塔,一个典型的美国大众庸俗文化的产品。这样一个媚俗的女性,既不天真,也不纯洁,是现实中的物化女性,粗鄙的美国女孩,不可能成为亨波特过去那难忘的安娜贝尔的化身,她只能活在亨波特自我欺骗的语言中。难怪亨波特慨叹,“我唯一剩下的只有语言了,洛丽塔。”没有所指的爱情是苍白的,尽管他一连写下了九个“洛丽塔”,“希望排版工人一直排下去,可能会让读者记住”。但病态的头脑酿成的错误选择,也造就了亨波特爱情的悲剧。

三、爱情的真相:残酷而又苍白

“洛丽塔,我的生命之光,我的欲念之火。我的罪恶,我的灵魂。”诗一样美丽的语言充满情欲和罪恶。透过这绚丽的爱情,读者依稀可辨的是魅惑背后的残酷和苍白。

为了接近洛丽塔,亨波特假意与洛丽塔的母亲黑兹夫人结婚,“咬牙切齿”地忍受着责任与义务。也为了能够剔除障碍,想象着害死黑兹夫人。黑兹夫人死后,他把洛丽塔匆忙从夏令营接走,“你们知道,她完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”,乘人之危,诱骗了她,达到情欲的占有和满足。为了虚幻无果的爱情,他要掩人耳目,驱车千里,带着洛丽塔在北美大陆四处流浪,一

路艰辛在所不辞。他们穿越北美大陆的疲惫远足,绝不是什么神仙眷侣的逍遥游,而是扭曲的心路历程。二人世界的日子,“破旧地图、毁坏了的旅游书、旧轮胎以及她夜里哭泣的一份收集——每夜,每夜——在我假装睡着了的时候”。“乱伦,在那漫长的日子里,是我能给这个流浪儿最好的东西。”哪有甜蜜和温柔的爱情。

在爱的幌子下,“卑鄙无耻,蛮横残忍”的“怪物”给予他视为生命的“小仙女”魔鬼般的性折磨。“这是个孤儿。这是个孤独的孩子,是个彻底无家可归的儿童,就是和她,一个四肢粗重,气味恶臭的中年人那天一早晨就有过三次交欢。且不管这永恒梦境的实现是否已超越了先前的期望,从某种意义上而言,它确已略有过分——以致陷入了一场噩梦。我太不小心了,太愚蠢,太忽视一切了。”可怖!残酷!

除了性暴力,还有身体暴力。“有一两次她的胳膊猛烈地痉挛起来,我害怕她的手腕会碎裂。”更残酷的是,“用手背猛辟一掌,这一掌噼啪一声打在她热辣辣坚硬的小颊骨上”。暴力过后是“懊悔,是哭着赎罪时刺心的温存,是卑躬屈膝的爱,是感情修好的绝望”。她在我的怀里抽泣——这一年里,每一阵脾气过后表示致歉的眼泪风暴在她已是那么频繁,要不然那一年会是多么令人惊羡。”自私的爱情由不得爱人些许的自我。亨波特爱的方式是变态的“拘禁”,无论何种方法,“只要能把她锁住”。监督她与同龄男性的来往,为她选定就读的学校也要在居住地的视域之内。容易被读者误读的是,幻想能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样,他用“忏悔录”形式写下的文字记录,实质是用来强化对洛丽塔的永久记忆,从而达到对洛丽塔的精神控制。他设法让她顺从:一是教她学习法语、拉丁语,因为洛丽塔是个痛恨读书,对读书感到头痛的孩子;二是恐吓和威胁,洛丽塔曾由瞎眼的费伦小姐监管,在阿巴拉契亚一幢破旧的农庄上过了一个多雨的夏天,因此“每当要制止她发作的风暴,便把车开上高速公路,暗示她要一直把她带入那个黑沉沉、阴暗的农庄。”“最可耻的”便是用感化院威胁,“如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被发现,你就免不了被分析和管教……你就得和另外39个罪犯挤住在—间肮脏的宿舍里,受着凶狠的女舍监的管制”,“你要编织,唱赞美诗,星期天还吃腐臭的薄饼”。他俨然是这个孤苦女孩的救世主,“如果我进了牢房,你便永远被幸福遗弃”。

自诩有着“抑郁但格外诱人的风度”,有着艺术家的气质,长相“英俊出众”的他,无非是洛丽塔口中的“骗子”、“恶棍”、“强奸犯”、“虐待狂”、“禽兽”而已。爱情靠白日梦、诱骗、监禁、暴力与悔罪的泪水的惨淡经营,“至福至喜”的无非是灵与肉的双重折磨,

“一切都卑劣、危险、根本无望”那“绝无仅有的、属于另一个感觉世界”的幸福,只不过是“天堂的穹空布满地狱之火的颜色——但仍然是天堂”。

奇妙的反讽!“我仍然沉醉在我自选的天堂”燃烧着地狱之火的爱情的天堂!天堂和地狱的混合,对爱的人和被爱的人都是巨大的折磨。心已伤痛,生活也被“撕碎”。破碎的洛丽塔成熟了,她选择彻底地离开,“即使最悲惨的家庭生活也比乱伦的同居要好得多”。而亨波特,也只有在自己的“呢喃”中,明白“这就是我的故事。我已经重读了一遍。里面有点点的精髓,有血,有美丽发亮的绿苍蝇”。爱情那魅惑的“蝴蝶”蜕变成恶心的苍蝇,残酷而苍白。

四、结语:爱情的反讽

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,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。透过爱情,人性的善与恶、美与丑暴露无余。为爱痴狂得不能走向成熟的病态男人,他欲通过爱情疗伤,找到至福的天堂,但只能是幻想。在当下被异化的庸俗文化氛围中,也注定悲剧。爱情的罗曼司在纳博科夫的笔下,成了纵情于滑稽和讽刺的游戏。“人性中道德感是义务,我们必须向灵魂付出美感。”亨波特为了那致命的美感,向读者献上了“道德税赋”,人性的美丑被仲裁了。

“讽刺是一堂课,戏仿是一场游戏。”^⑥戏仿是带有意图性的文学手法,通过戏谑式的模仿,突出模仿对象的弱点、矫饰和自我意识的贫乏。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,是一部戏仿作品,体现了作家的创作风格。戏仿的目的是反讽,是纳博科夫的“一种跳板,来

向最高层次的严肃情感跃进”^⑦。反讽的背后,不也让天下为爱情悲欢离合的芸芸众生在“审美的狂喜”中,经受心灵的洗涤吗?当人们正视它时,不也是积极的意义吗?

作者简介 张小平,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,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。

- ① 纳博科夫.《洛丽塔》[M].于晓丹译.上海:译林出版社,2002.下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,不再另注。
- ② 董衡山.“洛丽塔四十二岁了:西窗漫笔”[J].《读书》,1988(10),126-137.那么到2009年,洛丽塔就是63岁了,作者注。
- ③ Nabokov, Vladimir. *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* [M]. London: Weidenfeld Nicholson, 1981, 105.
- ④ Trilling, Lionel. “The Last Lover: Vladimir Nabokov's *Lolita*”, *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* [C]. Ed. Harold Bloom,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, 1985, 6.
- ⑤ Lucy, Maddox. *Nabokov's Novels in English* [M]. London: Crown Helon Limited, 1983, 10.
- ⑥ Nabokov, Vladimir. *Strong Opinions* [M]. New York: Vintage, 1990, 78, 75.
- ⑦ 何岳球.洛丽塔:纳博科夫的变态蝴蝶[J].外国文学研究, 2008(5):120.
- ⑧ 詹树魁.符拉迪米尔·纳博科夫: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[M].厦门大学出版社,2005,131.
- ⑨ 转引自费希特[德].论学者的使命[M].梁志学,沈真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0,41.
- ⑩ Parker, Steven. *Understanding Vladimir Nabokov* [M]. Columbia: 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, 1987, 91.

(责任编辑:水 涓)

·名作荐书·



《布罗茨基谈话录》

定价:39元

[美] 约瑟夫·布罗茨基 所罗门·沃尔科夫 著
马海甸 刘文飞 陈方 编译

本书根据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·布罗茨基生前与文化史学家所罗门·沃尔科夫的谈话整理而成,凡十二章,内容涉及布氏的生活经历和创作,以及与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、茨维塔耶娃,英国诗人奥登,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关系;对上世纪50到80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交流、文化现象颇多精辟之见。

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时间:2008年4月第1版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